歐陽修集/卷14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集古錄跋尾卷六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四十·集古錄跋尾卷七

► 集古錄跋尾卷八

【唐開元金籙齋頌〈天寶九年，衛包書撰〉】

右《開元金籙齋頌》，雖不著書人姓氏，而字為古文，實為包書也。唐世華山碑刻為古文者，皆包所書。包以古文見稱，當時甚盛，蓋古文世俗罕通，徒見其字畫多奇，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。余以集錄，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，遂識之爾。

【唐龍興七祖堂頌〈天寶十年〉】

右《龍興寺七祖堂頌》，陳章甫撰，胡霈然書。霈然筆法雖未至，而媚熟可喜。今上黨佛寺畫壁，有霈然所書，多為流俗取去，匣而藏之，以為奇翫。余數數於人家見之，其墨跡尤工，非石刻比也。

【唐明禪師碑〈天寶十年，鄭炅之撰，徐浩書〉】

秋暑困甚，覽之醒然。治平丙午孟饗，致齋東閣書。

【唐放生池碑〈天寶十年〉】

右《放生池碑》，不著書撰人名氏。放生池，唐世處處有之。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，使一物必遂其生，而不為私惠也。惟天地生萬物，所以資於人，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

節，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，故物得遂其生而不夭。三代之政如斯而已。《易大傳》曰：「庖犧氏之王也，能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作結繩而為網罟，以佃以漁。」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，而為萬世之利，此所以為聖人也。浮圖氏之說，乃謂殺物者有罪，而放生者得福。苟如其言，則庖犧氏遂為地下之罪人矣。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。

【唐徐浩玄隱塔銘〈天寶十一年〉】

右《玄隱塔銘》，徐浩撰並書。嗚呼！物有幸有不幸者，視其所托與其所遭如何爾。《詩》、《書》遭秦，不免煨燼。而浮圖、老子以托於字畫之善，遂見珍藏。余於《集錄》屢誌此言，蓋慮後世以余為惑於邪說者也。比見當世知名士，方少壯時力排異說，及老病畏死，則歸心釋老，反恨得之晚者，往往如此也。可勝嘆哉！

【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〈天寶十三年〉】

右《東方朔畫贊》，晉夏侯湛撰，唐顏真卿書。《贊》在《文選》中，今較《選》本，二字不同，而義無異也。《選》本曰「棄俗登仙」，而此云「棄世」，《選》本曰「神交造化」，而此云「神友」。

【唐畫贊碑陰〈天寶十三年〉】

右《畫贊》碑陰，唐顏真卿撰并書。湛贊，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於廟，天寶十三年真卿始別書之。

【唐李陽冰城隍神記〈乾元二年〉】

右《城隍神記》，唐李陽冰撰並書。陽冰為縉雲令，遭旱禱雨，約以七日不雨，將焚其祠。既而雨，遂徙廟於西山。陽冰所記云「城隍神，祀典無之，吳越有爾」。然今非止吳越，天下皆有，而縣則少也。

【唐李陽冰忘歸台銘〈乾元二年〉】

右《忘歸台銘》，唐李陽冰撰並書。銘及《孔子廟》、《城隍神記》三碑並在縉雲，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。世言此三石皆活，歲久漸生，刻處幾合，故細爾。然時有

數字筆畫特偉勁者，乃真跡也。

【衛秀書梁思楚碑〈上元元年〉】

秀，筆工之善摹者也。其自謂集書，信矣，無足多取也。書，譬君子皆學乎聖人，而其所施為未必同也。

【唐縉雲孔子廟記〈上元二年〉】

右《縉雲孔子廟記》，李陽冰撰並書。孔子廟像之制，前史不載。開元八年，國子司業郭獻迸啤跋仁夕仔父以先師顏子配，其像為立侍配享，宜坐。弟子十哲雖得列像，而不在配享之位。按《祠令》，何休、範寧等二十二賢猶蒙從祀，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」。於是詔十哲皆為坐像。據陽冰記云「換夫子之容貌，增侍立者九人」，蓋獨顏回配坐，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矣。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，其不用開元之詔，何也？〔嘉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。〕

【唐呂諲表〈上元二年〉】

右《呂諲表》，元結撰，顧戒奢八分書。景祐三年，余謫夷陵，過荊南謁呂公祠堂，見此碑立廡下。碑無趺石，埋地中，勢若將踣。惜其文翰，遂得斯本，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。今世傳《元子文編》亦有此文，以碑考之，集本首尾不完，中間時時小異，當以石本為是。然石本亦自多亡缺，可不惜哉！

【唐徐方回西墉記〈寶應□年〉】

右《西墉記》，唐徐方回撰。方回云「寶應中，為南陽令，得崔子玉所作《平子銘》，末二十一字陷於廳之西墉」。按今西鄂石本末句見在，方回所得乃南陽半石之末也。今又亡矣，惜哉！

【唐裴虯怡亭銘〈永泰元年〉】

右，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，武昌人謂其地為吳王散花灘。亭，裴造，李陽冰名而篆之，裴虯銘，李莒八分書，刻於島石。常為江水所沒，故世亦罕傳。，不知何人。虯，

代宗時道州刺史。韓愈為其子復墓誌云「虯為諫議大夫，有寵代宗朝，屢諫諍。數命以官，多辭不拜」。然唐史不見其事。李莒，華弟也。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薦饗攝事，致齋中書東閣書。

【唐顏魯公題名〈永泰二年〉】

右《靖居寺題名》，唐顏真卿題。按《唐書》紀傳，真卿當代宗時為檢校刑部尚書，為宰相元載所惡，坐論祭器不修為誹謗，貶硤州員外別駕，撫州、湖州刺史。載誅，復為刑部尚書。而此題名云「永泰二年，真卿以罪佐吉州」，與史不同。據真卿《湖州放生池碑陰》所序云「貶硤州旬餘，再貶吉州」，蓋真卿未嘗至硤，遂貶吉，而史氏但據初貶書於紀傳耳。真卿大曆三年始移撫州，當游靖居時猶在吉也。

【唐元結窪尊銘〈永泰二年〉】

右《窪尊銘》，元結撰，瞿令問書。次山喜名之士也，其所有為，惟恐不異於人，所以自傳於後世者，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。視其辭翰，可以知矣。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，然不如是之汲汲也。

【唐元結陽華巖銘〈永泰二年〉】

右《陽華巖銘》，元結撰，瞿令問書。元結好奇之士也，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，惟恐不奇。而其文章用意亦然，而氣力不足，故少遺韻。君子之欲著於不朽者，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，必得於自然。顏子蕭然臥於陋巷，人莫見其所為，而名高萬世，所謂得之自然也。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，亦已勞矣。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。

【唐元結吾台銘〈大曆二年〉】

右斯人之作，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。然來者安知無同好也邪？

【唐禹廟碑〈大曆三年，段季展書〉】

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，皆不及此碑。季展他所書，亦不偉於此。治平二年上元日書。

【唐崇徽公主手痕詩〈大曆四年〉】

右《崇徽公主手痕詩》，李山甫撰。崇徽公主者，僕固懷恩女也。懷恩在肅宗時，先以二女嫁回紇：其一嫁毗伽可汗少子，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；其一不知所嫁何人。《唐書·懷恩傳》及《回紇傳》，皆不載。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六罪，有云「二女遠嫁，為國和親」。以此知其又嘗嫁一女爾。此所謂崇徽公主者，懷恩幼女也。懷恩既反，引羌渾奴剌為邊患，永泰中，病死於靈武。其從子名臣，以千騎降唐。大曆四年，始以懷恩幼女為公主，又嫁回紇，即此也。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。

【唐李憕碑〈大曆四年〉】

右《李憕碑》，李紓撰。《新唐書》列傳云「憕十餘子，江、涵、颯、瀛等同被害，惟源、彭免」。據李紓載，憕子見於碑者實十二人，曰右補闕彭、汝州刺史深、華陰丞颯、左驍衛兵曹瀛、硤石丞沆、洪州別駕澥、洛陽尉渭、司農主簿汶，又云公之薨也，彭從玄宗南狩，次公而歿。深授任他郡。其在洛陽者長子江、第三子涵，與華陰、驍衛而又少子合六人，皆從公殲於虜刃。硤石而下與眾孫之在者，僅以孩提免。如紓所記，憕子盡於是矣，未嘗有源也。紓但言眾孫孩，亦不云有未名子也。然則，源者史家何從而得之？據史言，源為司農主簿，以碑考之，源當為汶也。又據碑，方憕歿於賊也，彭、深、沆、澥、渭、汶六子獲免，而史惟云源、彭，此當以碑為正。紓當代宗時為憕作碑，自云與憕有通家之好，幼奉升堂之慶，宜知憕事不繆也。

【唐顏真卿麻姑壇記〈大曆六年〉】

右《麻姑壇記》，顏真卿撰並書。顏公忠義之節，皎如日月，其為人尊嚴剛勁，像其筆畫，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。釋老之為斯民患也深矣。

【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】

右小字《麻姑壇記》，顏真卿撰並書。或疑非魯公書，魯公喜書大字。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，未嘗有小字者，惟《干祿字書》注最為小字，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。蓋《干祿》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，此記遒峻緊結，尤為精悍。此所以或者疑之也。余初亦頗以為惑，及把玩久之，筆畫巨細皆有法，愈看愈佳，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。故聊志之，以釋疑者。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。

【唐中興頌〈大曆六年〉】

右《大唐中興頌》，元結撰，顏真卿書。書字尤奇偉，而文辭古雅，世多模以黃絹，為圖障。碑在永州，摩崖石而刻之，模打既多，石亦殘缺。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，多是傳模補足，非其真者。此本得自故西京留台御史李建中家，蓋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，尤為難得爾。

【唐李陽冰庶子泉銘〈大曆六年〉】

右《庶子泉銘》，李陽冰撰並書。慶曆五年，余自河北都轉運使貶滁陽，屢至陽冰刻石處，未嘗不裴回其下。庶子泉昔為流溪，今為山僧填為平地，起屋於其上。問其泉，則指一大井示余，曰「此庶子泉也」。可不惜哉！

【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】

右李陽冰《阮客舊居詩》，云：「阮客身何在，仙雲洞口橫。人間不到處，今日此中行。」阮客者，不見其名氏，蓋縉雲之隱者也。彼以遁俗為高，而終以無名於後世，可謂獲其志矣。然聖人有所不取也。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，何哉？豈阮客見稱於當時，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？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，而泯沒於萬世者矣，顧其道何如也。陽冰篆字世傳多矣，此磨滅而僅存，尤可惜也。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。

【唐玄靜先生碑〈大曆七年〉】

右《玄靜先生碑》，柳識撰，張從申書，李陽冰篆額。唐世工書之士多，故以書知名者難，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。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，何也？從申每所書碑，李陽冰多為之篆額，時人必稱為二絕，其為世所重如此。余以集錄古文，閱書既多，故雖不能書，而稍識字法。從申所書，棄者多矣，而時錄其一二者，以名取之也。夫非眾人之所稱，任獨見以自信，君子於是慎之，故特錄之，以待知者。

【唐竇叔蒙海濤志〈大曆中〉】

右《海濤志》，竇叔蒙撰。其書六篇：一曰《海濤志》，二曰《濤曆》，三曰《濤日時》

，四曰《濤期》，五曰《朔望體象》，六曰《春秋仲月漲濤解》。余向在揚州得此志，甚愛之，張於座右之壁，冀於朝夕見也。已而夜為風雨所壞，其後求之凡十五年，而復得斯本。以示京師好事者，皆云未嘗見也。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。

【唐鹽宗神祠記〈大曆中〉】

右《鹽宗神祠記》，錢義方撰。近時有尚書郎張席，自言家寓解州，為余言安邑、解縣兩池鹽事，云夏月鹽南風來，池面紫色，須臾凝結如雪，土人謂之漫生鹽。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，公私耗敝，而州縣吏緣以為奸利，棄漫生鹽不取，誣其苦不可食。席博學，能言漢、唐事尤詳，為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，開元中，姜師度為河中尹，而鹽池涸，始置鹽屯，故唐格自開元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。席因上書論鹽漫生之利，官遂罷畦夫，而公私皆以為然。而議者或害其事，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，或云暫結復銷，不可畜，聽者方惑其事。余因讀義方所記，乃云若陰陽調和，鬼神驅造，不勞人而擅其利，與夫鑿泉煮海，不相為謀。由是知唐世鹽非營種，為決可信。義方大曆時為榷鹽使，余家集錄古文，不獨為傳記正訛繆，亦可為朝廷決疑議也。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。

【唐裴公紀德碣銘〈大曆八年〉】

右《裴公紀德碣銘》，唐越州刺史王密撰，國子監丞、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。裴公儆為明州刺史，密代之，為作此文。其文云「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，天下大康。海隅小寇，結亂甌越。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，民物殘敝，儆撫綏有惠愛，而人思之爾」。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，至己亥乾元二年，乃一百四十二年。是時肅宗新起靈武，上皇自蜀初還，史思明僭號於河北。是歲，洛陽、汝、鄭等州皆陷於賊，不得云「天下大康」而「海隅小寇」也。考於史傳，又不見其事。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，乃寶應元年，當云一百四十五年。又據密代儆為明州刺史，至大曆十四年移湖州，則儆、密相繼為刺史，宜在代宗時。然密當時人，推次唐年，不應有失。余友王回深父曰「唐自武德至大曆八年，實一百五十六年，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，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。是時天下粗定，文人著辭以為大康，理亦可通。是歲廣州哥舒晃作亂，『海隅小寇』豈謂此歟」。余以謂晃之亂，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之，不當自明州出兵。深父曰「然兵家出奇，明州海道，去廣不遠，亦或然也」。故並著之。

【唐龍興寺四絕碑首〈大曆八年〉】

右《四絕碑首》者，李陽冰篆法慎律師碑額也。在揚州龍興寺，唐李華文，張從申書，李陽冰篆額。律師者，淮南愚俗素信重之，謂此碑為《四絕碑》。律師非余所知，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，故獨錄此篆爾。嘉祐八年夏至日書。

【唐干祿字樣〈大曆九年〉】

右《干祿字樣》，別有摹本，文注完全，可備檢用。此本刻石殘缺處多，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。魯公書刻石者多，而絕少小字。惟此注最小，而筆力精勁可法，尤宜愛惜。而世俗多傳摹本，此以殘缺不傳，獨余家藏之。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。

【唐干祿字樣摹本〈大曆九年〉】

右《干祿字樣》摹本，顏真卿書，楊漢公摹。真卿所書乃大曆九年刻石，至開成中遽已訛缺。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為衣食之業，故摹多而速損者，非也。蓋公筆法為世楷模，而字書辨正偽繆，尤為學者所資，故當時盛傳於世，所以摹多爾，豈止工人為衣食業邪？今世人所傳，乃漢公摹本，而大曆真本，以不完遂不復傳。若顏公真跡今世在者，得其零落之餘藏之，足以為寶，豈問其完不完也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，亦欲俾覽者知摹本之多失真也。

【唐滑州新驛記〈大曆九年〉】

右《新驛記》，李陽冰篆。碑在今滑州驛中，其陰有銘曰：「斯去千載，冰生唐時。冰今又去，後來者誰？後千年有人，吾不知之；後千年無人，當盡於斯。嗚呼郡人，為吾寶之。」不知作者為誰？然賈耽嘗為李騰序《說文字源》，盛稱陽冰此記。耽為滑州刺史，因見斯記而稱之耳。陽冰所書，世固多有可愛者，不獨斯記也。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。

【唐歐陽琟碑〈大曆十年〉】

右《歐陽琟碑》，顏真卿撰并書。余自皇祐至和以來，頗求歐陽氏之遺文，以續家譜之闕。既得顏魯公《歐陽琟碑》，又得鄭真義《歐陽諶墓志》，以與家所傳舊譜及《陳書》、《元和姓纂》諸書參較，又問於呂學士夏卿。夏卿世稱博學，精於史傳，因為余考正訛舛，而家譜遂為定本。然獨琟碑所失者四：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。呂學士云陳無山

陽郡，山陽今楚州是也，當梁、陳時，自為南兗州，而以連州為陽山郡。然則《陳書》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為是，而顏公所失者一也。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，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，其所失者二也。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，而顏公獨云字伯和，二字義雖不異，然當從眾。又顏氏獨異，初無所據，蓋其繆爾。其所失者三也。《元和姓纂》及《諶銘》皆云胤，約之子，而顏公獨以為紇子，其所失者四也。隹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，蓋諶之卒葬在咸亨、上元之間，去率更未遠，真義所志，宜得其實。琲卒大曆中，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，失其譜繫者多，顏公之失，當時所傳如此，不足怪也。治平元年夏至日書。銘闕其末數句，不補。

【唐杜濟神道碑〈大曆十二年〉】

右《杜濟神道碑》，顏真卿撰並書。藝之至者，如庖丁之刀，輪扁之斫，無不中也。顏魯公之書，刻於石者多矣，而有精有粗，雖他人皆莫可及。然在其一家，自有優劣，余意傳摹鐫刻之有工拙也。而此碑字畫遒勁，豈傳刻不失其真者皆若是歟。碑已殘缺，銓次不能成文，第錄其字法爾。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。

【唐杜濟墓誌銘〈大曆十二年〉】

右《杜濟墓誌銘》，但云顏真卿撰，而不云書，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為也。蓋世頗以為非顏氏書，更俟識者辨之。

【唐顏真卿射堂記〈大曆十二年〉】

右《射堂記》，顏真卿書。魯公在湖州所書，刻於石者，余家《集錄》多得之，惟《放生池碑》字畫完好。如《干祿字書》之類，今已殘闕，每為之嘆惜。若《射堂記》者，最後得之。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，為余稱顏氏書《射堂記》最佳，遂以此本遺余。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，惟《張敬因碑》與斯記為尤精勁，惜其皆殘闕也。治平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書東閣書。

【唐王師乾神道碑〈大曆十三年〉】

右《王師乾神道碑》，張從申書。余初不甚以為佳，但怪唐人多稱之，第錄此碑，以俟識者。前歲在亳社，因與秦玠郎中論書，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，而西台之名重於當世。

余因問玠西台學何人書？云學張從申也。問玠識從申書否？云未嘗見也。因以此碑示之，玠大驚，曰：「西台未能至也！」以此知世以鑒書為難者，誠然也。從申所書碑，今絕不行於世，惟予《集錄》有之者，《吳季子碑陰記》、《崔圓頌德碑》并此纔三爾。熙寧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。

【唐僧懷素法帖〈大曆十二年〉】

右懷素，唐僧，字藏真，特以草書擅名當時，而尤見珍於今世。予嘗謂法帖者，乃魏、晉時人施於家人、朋友，其逸筆餘興，初非用意，而自然可喜。後人乃棄百事，而以學書為事業，至終老而窮年，疲敝精神，而不以為苦者，是真可笑也。懷素之徒是已。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。

【唐張敬因碑一〈大曆十四年〉】

右《張敬因碑》，顏真卿撰並書。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。慶曆初，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，民家患其踐田稼，遂擊碎之。余在滁陽，聞而遣人往求之，得其殘闕者為七段矣。其文不可次第，獨其名氏存焉，曰「君諱敬因，南陽人也。乃祖乃父曰澄、曰運」。其字畫尤奇，甚可惜也。

【唐張敬因碑二】

右魯公之碑，世所奇重，此尤可珍賞也。廬陵歐陽修書。

【唐顏勤禮神道碑〈大曆十四年〉】

右《顏勤禮神道碑》，顏真卿撰並書序。顏、溫二家之盛，云思魯、大雅，在隋俱仕東宮；愍楚、彥博，同直內史省；游秦、彥將，皆典秘閣。按《唐書》云溫大雅字彥弘，弟彥博字大臨，弟大有字彥將。兄弟義當一體，而名大者字彥，名彥者字大，不應如此。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，封德彝云名倫，房玄齡云名喬，高士廉云名儉，顏師古云名籀，而皆云以字行。倫、喬、儉、籀，在唐無所諱，不知何避而行字。余於中書見顏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三卷，以求官者，其一思魯除儀同制，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，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制。思魯制云「內史令臣瑀宣」者，蕭瑀也！「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」。不應內史令書名，而侍郎、舍人書字，又必不稱臣而書字，則德彝、

彥將皆當為名。師古制有「尚書左僕射、梁國公玄齡，右僕射、申國公士廉」。又有「吏部尚書君集」者，侯君集也。「侍郎纂」者，楊纂也。四人並列於後，不應二人書名，二人書字也。則玄齡、士廉，亦皆當為名矣。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，不應德棻書名，而師古書字，則師古亦當為名也。然余家《集錄》有《申文獻公塋兆記》，是高宗時許敬宗撰，云「公諱儉，字士廉」。敬宗與士廉同時人，而為其家作記，必不繆誤，則士廉又當為字也。然告身書字，在理豈安？今《新唐書》雖云房玄齡字喬，顏師古字籀，以《高儉塋兆記》為名，則喬、籀果為字乎？又按《元和姓纂》，封氏蒋人，隋通州刺史繡生四子：曰德潤、德輿、德如、德彝，又云德彝更名倫，亦不知果是否。唐去今未遠，事載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，尚可考求，而紛亂如此。故余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，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，蓋慎之至也。治平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書。

【唐重摹吳季子墓銘〈大曆十四年〉】

右《吳季子墓銘》，自前世相傳，以為孔子所書。據張從紳記云「舊石堙滅，開元中，玄宗命殷仲容模搭其書以傳」。然則開元之前自有真本。至大曆中，蕭定又刊於石，則轉相傳摹，失其真遠矣，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，以《史記》世家考之，其歷聘諸侯，南不逾楚。推其歲月蹤跡，未嘗過吳，不得親銘季子之墓。又其字特大，非古簡牘所容。第以其名傳之久，不可遽廢，故錄之，以俟博識君子。嘉祐八年晦日書。

【唐雁門王田氏神道碑〈代宗時〉】

右《唐魏博節度使雁門郡王田承嗣碑》，營田副使裴抗撰，子緒碑，節度判官邱絳撰。按《唐書》列傳，承嗣十一子：維、朝、華、繹、綸、綰、緒、繪、純、紳、縉，而緒次當第七。此二碑皆以緒為第六子，而無綰。自緒而下，有繪、純、紛、縉，與史不同。二碑當時故吏所作，必不誤，蓋史之繆也。其文與字皆不嘉，故余特錄其世次而已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